

欽定四庫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十七

經部十七

春秋類三

春秋提綱

臣等謹案春秋提綱十卷宋陳則通撰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之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而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事勢之始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故雖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爲例者比故其言闕肆縱橫純爲史論之體而絕無鉤棘字句穿鑿附會以破碎經義之失亦宋儒中之獨成一家者也陳應龍跋稱其如長江大河浩瀚澎湃魚龍萬怪出沒其間諒矣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爲用夏正不免局于舊解至其災異例中深排事應之說則賢于董仲舒劉向遠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臣等謹案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元俞皋撰皋字心遠新安人泰定間從其鄉經師趙良鈞遊良鈞宋末進士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皋得其傳以著是書分別三傳是非而補胡氏之未及吳澄稱其恪守所傳通之諸家擇精語當粹然無疵張萱亦以爲大旨宗趙良鈞今觀其書雖兼采衆說衷以己意而分別義例一以程朱二家爲宗蓋良鈞之學本出程朱者也春秋爲胡氏之傳最行于世而借抒時事往往過激皋能取裁程朱以補其所偏不拘例亦不廢例不泥傳亦不廢傳庶幾能持其平者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春秋纂言

臣等謹案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二卷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書采摭諸家傳注而間以己意論斷之首爲總例凡分七綱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

似乎蹈襲然澄非蹈襲人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于金谿新安之間而大亨之學派則出于蘇氏殆澄以門戶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暗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大亨爲密矣至于經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于體例殊爲未協則澄于諸經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爲然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爲鋟木泚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自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注此書之存亦僅一睹耳此本爲兩淮所採進殆即傳寫陸氏本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春秋諸國統紀

臣等謹案春秋諸國統紀六卷目錄一卷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迹具元史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爲國子司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國史記爲之自三傳專言褒貶於諸國分合與春

秋所以爲春秋概未之及故敘類此書以備諸家之缺凡二十有二篇其中如辨左傳宋襄代齊立孝公有五不可信解左傳葬蔡桓侯謂左傳凡蔡君皆稱侯蓋是時諸國僭稱公蔡獨率由舊章援據明確非諸家所及若以單伯爲王卿士宦于諸侯者以作丘甲爲設四軍以及宋人盟于宿不書公衛侯出奔楚不書名爲闕文雖不循舊說均無害于經義惟屢稱魯莊爲齊襄之子則謬戾誣妄莫甚于斯焉吳澄此書序云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間或求之太過要之不苟爲言蓋推許之中亦不免於有微辭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春秋本義

臣等謹案春秋本義三十卷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出爲筠州幕有循良稱在國學時以春秋未有歸一之說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同異以作此書又作辨疑以訂三傳之外戾作或問以明諸說之去取又有綱領一卷揭著書大意俱

見于南海黃佐之南雍志今辨疑已缺佚不全惟或問及此書存耳端學之爲三書也沈潛紬繹者二十餘年會成而卒至元中講筵申請下有司鋟板于集慶路儒學則是書之在當時嘗經表章矣端學有兄端禮與端學同師其鄉史蒙卿實傳朱子之學元史有傳嘗發明朱子讀書之法作讀書功程國子監取之以式學者蓋其學有淵源故立說具有本末云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程氏春秋或問

臣等謹案程氏春秋或問十卷元程端學撰端學既輯春秋本義復歷舉諸說之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書與本義相輔而行者也其掇擊諸說多否少可于張洽之傳攻之尤力然如論春秋不當以一字爲褒貶論春秋多筆削以後之闕文論春秋不書祥瑞論春秋災異不當強舉其事應皆具有卓識其他持論亦多正大惟謂左氏事實多出僞撰又堅主夏時之說力詆左氏王周正傳雖至於春書無冰亦以爲建寅之月而穿鑿周禮豳詩以解之不知左氏周

人說經或有未確記事未必盡誤若自紀其本朝之正朔則更必不誤也端學所言其無乃矯枉過正乎蓋杜預諸人篤守專門其弊不免屈經以從傳而端學諸人務伸己說其弊亦不免廢傳以說經讀宋元以來之春秋者取其所長而知其所短可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三傳辨疑

臣等謹案三傳辨疑二十卷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進士官至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事迹附見元史儒學傳韓性傳中是書以攻駁三傳爲主凡端學以爲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于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類求之不得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蓋不信三傳之說昉于啖助趙匡其後析爲三派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讞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于程端學乃兼三派而用之且併以左傳爲僞撰益變本而加厲

矣平心而論左氏身爲國史記錄最眞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可信世寧復有可信之書此眞巧構虛詞深誣先哲至于褒貶之義例則左氏所見原疎公穀兩家書由口授經師附益不免私增誠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于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千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惡其剛愎遂概屏其說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春秋讞義

臣等謹案春秋讞義九卷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鄉薦兵興不仕教授於其鄉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元杰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刪掇胡安國傳以盡其意安國之書在朱子前而其說皆列朱子後欲別所尊不以時代拘也其間如隱公四年州吁條下備錄朱子邶風擊鼓篇傳於春秋書法無關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闡別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大去條下程子以大爲紀

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元杰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
於朱子無一異詞其宗旨概可見矣昔葉夢得作春秋讞多得經意元杰蓋未
見其書故名與相複其所論斷亦不及夢得之精而守一先生之言不踰尺寸
所見雖淺所學猶篤實差勝明代諸儒無師瞽說以至洸漾自恣者原書十二
卷久無刊板今以諸家傳寫之本並闕後三卷既無從校補姑仍舊本繕錄焉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

春秋會通

臣等謹案春秋會通二十四卷元李廉撰廉字行簡廬陵人明楊士奇東里集
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官至信豐令遇寇亂守節
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採錄
以聞故史竟遺之此書以諸家之說薈萃成編自序謂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
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注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

張並列擇所長也又備采諸儒成說及他傳記略加疏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編雖以胡氏爲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並能掇其精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責其不能復讐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書葬劉文公罪畿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囿責定公受女樂而荒俱平允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比事屬辭之旨故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多采錄焉廉自序題至正九年己丑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祿劇司乃成是書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蓋廉於鄉舉之歲即登進士第而通籍頗晚故得潛心經學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春秋經傳闕疑

臣等謹案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元鄭玉撰其書采左氏傳列於前公穀二家以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闕之間附己論如開卷

夏正周正其事易明存而不論愼之至也其序謂春秋有魯史之舊文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亦不可謂全無其義持論至爲平允至於朱子綱目體例本仿春秋經傳而作序乃謂以經爲綱以傳爲目仿朱子之體例則所言不免倒置耳玉字子美歙縣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將要致之玉不屈死學者稱師山先生所著有師山集今亦別著於錄云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春秋集傳

臣等謹案春秋集傳十五卷元趙汭撰其門人倪尚誼增修汭從學黃澤旣以聞於澤者輯春秋師說一書又以永嘉陳傅良左傳章指參合社解輯左傳補註復病其未能會通乃上自公穀下至啖趙折衷諸說以作此書尚誼爲葺而成之雖不親定於汭手然微言要義一皆遵汭之論例如汭之恪守黃澤其於師友淵源均可謂篤信者矣考汭平日嘗往來於九江黃氏淳安夏氏之間而

卒之折衷於師說敘述始末甚詳蓋猶有漢儒專門授受之遺故能自成一家
非撫拾龐雜者可比云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春秋師說

臣等謹案春秋師說三卷元新安趙汴撰汴嘗師九江黃澤其初一再登門得
六經疑義十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載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
故題曰師說明不忘所自也澤之言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
煩碎之說自然退聽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
可觸機而悟易有常變春秋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于常春秋雖用權
而不遠于經各以二義貫一經可謂得聖人之旨矣汴本此意類爲十一篇其
門人金居敬又集澤思古十吟與吳澄二序及行狀附錄于後汴後又從虞集
遊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于諸經多所通貫而尤邃于春秋故所著最多焉乾
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春秋屬辭

臣等謹案春秋屬辭十五卷元趙汭撰汭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傳初稿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於比事屬辭因復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說以杜預釋例陳傅良後傳爲本而亦多所補正汭東山集有與朱楓林書曰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家即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汭所纂述卻是比事屬辭法其間異同詳略觸事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其論義例頗確其自命亦甚高今觀其書刪除繁瑣區以八門較諸家爲有緒而目多者失之糾紛目少者失之強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

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繳繞故仍爲卓爾康所譏

語見爾康春秋辨義

蓋言之易

而爲之難也顧其書淹通貫串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爲多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

校上

春秋左氏傳補注

臣等謹案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元趙汭撰汭于春秋以左氏傳爲主注則宗杜預左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指通之是書之作即采傅良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者也汭之說曰春秋之學不過屬辭比事公穀論書不書之義傅良以之考左傳亦暗合此意但杜偏于左傳良偏于公穀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于杜解爲功于左傳即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見矣是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後來顧炎武有左

傳杜解補正惠棟又有左傳補注皆研究于名物典故之間與泐此注異致然訓詁明而後義理見其于泐書固亦宜相資並用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

上

春秋金鎖匙

臣等謹案春秋金鎖匙一卷元趙泐撰泐有春秋師說左氏補注諸書已著於錄是書撮舉聖人之特筆與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蓋合比事屬辭而一之大旨春秋之初主於抑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間齊晉主盟則視其尊王與否而進退之其中如謂聖人貶杞之爵降侯爲子與毛伯錫命稱天王稱錫爲彼此相與之詞雖尙沿舊說之陋而發揮書法條理秩然程子所謂其中數十義炳如日星者亦庶幾近之矣考宋沈斐嘗有春秋比事一書與此書大旨相近疑泐未見其本故有此作然二書體例各殊沈詳而盡趙簡而明固不妨於並行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

恭校上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臣等謹案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元汪克寬撰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祁門人泰定丙寅嘗中浙江鄉試次年會試見黜遂不再出是書前有克寬自序稱詳注諸國紀年諡號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遺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然其大旨終以胡傳爲宗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二年定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虞集序中亦及其事蓋兼爲科舉而設陳霆譏其以魯之郊祀爲夏正復以魯之烝嘗爲周正是亦遷就胡傳不免騎牆之一證然能於胡傳之說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註有疏於一家之學亦可云詳盡矣明永樂中胡廣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其實乃全勦克寬此書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乾隆四十七年九

月恭校上

春王正月考

臣等謹案春王正月考二卷明張以寧撰以寧晉安人仕元爲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奉使冊封卒於安南此書乃在安南館舍作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皆陽氣滋生之始可以爲春故孔子作春秋春不繫王而正月繫王明春爲天之自然而正月則王者所建也周禮以建子之月爲正月以建寅之月爲正歲二正並用皆稟王章故左氏發傳不曰周王正月而曰王周正月明此特頒之周正非兼用之夏正是也以周人而紀周時必無舛誤徒以其時便民趨事多以夏時古籍所傳文每互相見故秦漢經師各執一說其主改月不改時者則有伏勝班固何休其主改月並改時者則有趙岐陳寵至宋儒而紛紜轆轤主前說者十之九主後說者十之一執行夏之時一語以相劫伏而春秋時月無不顛倒變亂矣以寧能考究諸經旁通史漢糾譌訂舛以著此書